

# 太行梯田

王剑冰



涉县旱作石堰梯田。

宋现彬摄

这是一片山的世界，层层叠叠，无穷无尽。亿万年前的大地运动，造就了太行山的气势和精髓。

车子在山路上了又盘，令人遐想山那边该是多么的幽远，多么的神秘。我们来看太行梯田。大山深处的梯田我见过，那是在江西、贵州、云南，云南元阳的梯田还是世界文化遗产。那些梯田都是水田，整个山从上到下都是水网相连。而这太行山里，缺水少雨，常年干旱。

但是，当我真的看到了河北省涉县的旱作石堰梯田时，不由惊叹那是怎样的一种农耕技术。那些梯田全都是石头垒砌，顺着山势，一层层地环绕，一座座地铺排，竟然铺排了40多个山村。石堰的长度加起来有上万里，也算是一道“万里长城”了。

站在高处望去，梯田如大地的指纹，把太行山的沟、坡、岭、峽、壑都占满，只要能落脚的地方，都不会让它闲着，显现出层层叠叠的绿色景观。

那绿色是谷子、玉米，是大豆、高粱，但凡能糊口，都要让它们在这梯田里发芽生长。这是石头缝里长出的绿，是大山头上拱出的绿，是山人手中捧出的绿。那一点点一圈圈的绿，简直要让人在心里发出喊、唱出歌来！

由此，涉县旱作石堰梯田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这个时候，隔着一条深沟，看到对面梯田里有人在劳作。除草？间苗？还是干什么？他们在一道道梯田里，默默地劳作着。让人想到，多少年来都是这样，正是他们一点点扮靓了太行山。

山脚有人拖着长音在喊，那是地道的山间土语，听了半天，也没听清喊的什么。

## 二

太阳从大山深处起来了，她好像起得很晚，其实是被重重大山挡住了。太阳露出脸的时候，人们早就下地了。一条条小路是那么的远，盘盘旋旋才能到达每一块梯田。因为地块太小，接着还要上去、下来，再上去、再下来，无限重复。

阳光不是一下子照亮大山的，有了梯田，那光线也是一层层地扫过。雨则不同。雨会全面开花，全面铺洒，田里的人立刻就被淋湿了。可他们心里是爽快的，还会把湿衣裳脱下来，把水拧在一棵棵小苗上。

为了装扮梯田，人们还会种上果树。秋天，漫山遍野都是五彩缤纷，那是柿子、枣子、梨子、苹果……事实上，现在的山野间，已经能够生长上百种作物，包括瓜果蔬菜和草药。你来了，可劲地吃，走时还给你装满口袋。

想看看梯田的主人，他们住在哪里呢？仍旧是盘盘绕绕，最终来到了王金庄村。一条歪歪斜斜的石板路，把逼仄的山坳调配成错落有致的民居，让人顿生欢喜。阳光顺着台阶滑下，一群蝴蝶在前面引路。小路旁边的一座座石屋有的老了，有的出现了裂缝，却还在坚守，让人感受到浓郁的生活气息。

房前长长的藤蔓长着豆角、山葡萄和凌霄，石槽里白色的是韭菜花，石缝间长出的草似乎一直都绿着，有些树也歪着挤着长出来贡献一片热情，几棵扫帚苗长成很大一片。

褪色的春联在门边昭示着美好与期望。狗趴在地上，久久不动。鸡倒是站在高处，叫得耀武扬威。一头驴子悠闲地吃草，挡住了窄窄的小路，山外来的女子不敢过。大娘出来，笑着用身子挡住驴腿，说过吧，它不踢人。在山高坡陡的梯田里，毛驴是人们的好伙伴，更是“半个家当”。涉县的乡亲每年冬至还会为毛驴过生日，不让他劳作，给他喂好吃的。

一户人家正在办喜事，门口贴着新郎的爷爷写的对联，“一碟素菜酬乡里，三杯水酒贺嘉宾”。有人说，人家这是谦虚，实际上都是好酒好菜。新郎去接新娘了，还没有回来，小院内忙得不亦乐乎，走来走去笑着的是马上就要“就任”的婆婆。

到处都能见到红红的花椒，石板上晒的，篓子里装



村中一景。

张双来摄

的，碾子上碾的……这里是花椒产地，也就总能闻到那好闻的味道。

在一个稍微宽敞的地方，摆着石磨石碾，4个女子在那里跳舞。她们在搞“直播”，展示着大山里的情。玉米、大豆、红薯、花椒、辣椒、大蒜、山韭菜，更多的是山里人的手工制作，小猪、小狗、小老虎，布鞋、鞋垫、手帕、草帽，还有锅盖、簸箕、笤帚……

她们介绍，这些产品深受喜爱，有人反复购买，说是给母亲、给亲戚，这儿的“老来白”“压塌楼”，买的人都说好吃，熬粥特别好，营养价值也高。

“老来白”“压塌楼”是山里特产的谷子品种，好种也好养，对地块不挑剔，耐旱，谷穗特别瓷实。但是不能重茬，连着一块地上种，比如今年种了谷子，下一年就要种豆子什么的，后年才能再种谷子。“所以俺们的小米就显得珍贵。”她们告诉我。

跟我说话的叫王宝红，她有两个孩子，大的上初中，小的上幼儿园。自己不愿闲着，就和同伴在村里搞“直播”，一化妆一打扮，还真看不出年龄。4个人说起来都笑，笑完了就再跳。那舞姿，有一股山涧般的自然和野性。

## 三

“天上下雨地下流，山里人种田不发愁。”北方的大山里，种田只能靠天水。为了这雨，人们还曾对着上天祈求。但这挡不住山里人砌石垒堰。只要有一线希望，他们就会展现出自己的坚强。

遇到一位背靠墙壁，手拿旱烟的老者。老者姓王，耳不聋眼不花，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他告诉我，这里自古有“吃水比油贵，吃粮更发愁”的说法。多亏了老书记王全有，带着200多人进了岩凹沟。这儿早就有梯田，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贝，但规模不大，毁坏的也多。王全有说，有先人给咱做榜样，咱就不能造出新田来？

老者回忆，自己那个时候小，也跟着大人们上山了。每造一块地，就要垒两丈高、半里长的双层石堰。先把石头在沟底砸碎，搬到陡坡上，在梯田外层垒大石，中间填碎石。然后从山坳上刨土，从石缝里抠土。那些土，里面都有石头渣滓，要先用筛子过，才能担到梯田里。从冬干到夏，从夏干到冬，硬是修起来了“天门悬田”。

老者猛抽了一口烟，在石头上磕了磕烟锅，接着说，现在咱这王金庄有1万多亩梯田，这周围大崖岭、石花沟、大南沟、滴水沟，140多条大小山沟都是梯田，你有空去走走看看。

一个村子就有这么多梯田啊！那沟沟岭岭，都是勤劳智慧的村民们适应自然、改造环境的见证。

我看到了一张张老照片，那是曾经的岁月。那可真是“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地在半空中，路无半步平”，为了这梯田，老人、女人、孩子，村村寨寨，都在忙碌——砸石、搬石、垒石，找土、担土、积土……

小路上，总有人在担水、挑肥。女人弯着腰在前面拉犁，男人弓着背在后面推，身子都几乎低到了土里。牛、驴是农家的宝，有人和它们并排着一起用力。饿了就在地头开饭，全家人蹲着、坐着，享受着劳动的快乐。

那个提着食罐的小女孩，顶多十一二岁，却已经帮大人干事了。那个扛着铁锅的女子，那般俊秀，她是人家的姑娘，还是谁家的新媳妇？那个少了几颗牙齿，咧着嘴笑的老汉，身后一定是他的儿子，3个小伙子围在他的身旁，老汉自豪得很。

我在村子里走，看到一个村民，就想着他或她是照片中的哪一位，他们一定都有着自己的故事，有着抛洒汗水的过往和现在。他们世世代代，硬是把根扎在这大山上，扎成让世界为之惊叹的景观。太阳和月亮就是他们的晨钟

暮鼓，每天的提醒，每天的相伴，每天的祝福。

想知道这些梯田是怎么来的？这些庄稼是如何长的？那就来这大山里看看吧。看看梯田被雨水冲毁，他们又再次垒起来，看看他们抱着一畚箕土，像抱着孩子似的珍爱，看看他们背上洒着汗水，脸上淌着汗水，把种子撒进土里，又把收获收进仓里。

## 四

这村子有上百条小巷，高低俯仰，纵横交错，外人轻易不知道怎么走，如何出来，当年八路军129师曾在这里活动，后来还成了电影《艳阳天》的拍摄地。二街村党支部书记张世平一路带着我们，并且不时去找掉队的人员。我就因为跟一位老人聊天，而找不到队伍。

我看到一个门口有实习基地的牌子，一掀帘进去，没想到里面有10余名年轻的大学生守在电脑旁。这些大学生来自不同的地方。其中一个叫袁漪琳的告诉我，她是带着同学来进行社会实践的，因为这太行梯田太独特，大家来这里学习、体验，而后写论文。看到一个年龄很小的，叫张焱之，来自广东，刚上大一。问她有什么感想，她笑了，说惊奇、震撼，从来没有见过。

张世平说，现在外面来的人越来越多，没想到有一天，咱这石头村和石头梯田一下子出名了。

这里的人们怎么能不出名呢？他们的底色就是绿水青山，底色就是纯真厚朴。

张世平邀请我元宵节再来这里。“那可是咱这里一年中最热闹的时节，扭秧歌、舞狮子、唱大戏，还表演空田、播种、收割的情景。年轻人都回来了，山外的人也会来，来了不愁没地方住，老乡家里都有闲房，再者咱这儿还开有民宿。”他说。

小路像带子，从山外缠绕进来。城里人顺着山路，到这里来休闲观光，来摘柿子、打枣子、采栗子，来往石屋、吃山菜、看梯田。在重重大山之中，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块块梯田之上，体会不凡的雨雪风霜。有时他们还会跟着干农活，学农家谚语，体验点种和收割的辛苦快乐。他们由此懂得，每一粒黄土凝聚在一起的意义，是太行山人长久的生命传承。

说话间，响起一阵脆亮的鞭炮，一定是新娘子进村了。又一代新人给小村带来新的生机，他们是山村的未来。我朝鞭炮响处望去，那里腾起一片彩色烟霞和花屑，腾起一片喜庆的欢闹声。

从王金庄村下来，大洼、禅房、刘家、西坡、拐里、关防、银河井……一个个村子，一片片梯田，构成了太行山独有的生态和地质景观。可惜时间紧迫，若有空闲，我一定要在这里住下来，慢慢感受。

大山一重又一重，溪水一润又一润。山和水的表达，就如太行山人女人的口音，我不大懂，但很耐听。

离开太行山时，夕晖画出一抹抹黛蓝。山那边还是山，直到无边的天际。

起雾了，那雾像是农家的炊烟，从山凹里袅袅升起，不一时，就成了气势，成了弥漫的烟云。这时再看太行山的梯田，一层层，一片片，若隐若现，更加惊艳，有了一种油画般的艺术魅力。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出版著作47部，曾获冰心散文奖、丁玲文学奖、丰子恺散文奖、十月文学奖等。）



## 行天下

“望着月亮的时候，常常想起你；望着你的时候，就想起月亮……月亮在天上，我在地上。”一首《望月》歌，唱出多少人心中的爱恋。天上有个月亮，地上也有个“月亮”——位于四川省宣汉县西北部五马归槽国有林场的月亮坪，被莽莽苍苍的大巴山托举，流淌出满满的诗意。

多情浪漫的月亮坪，得名于一个美丽传说。当地相传，玉皇大帝的女儿月亮仙子偶然下凡降落于此，与放牧仙马的弼马温相遇，两人一见钟情、结为眷属。后人感怀这段美好的爱情故事，便将此地命名为月亮坪。

今天，在秦巴山脉深处的月亮坪，每当夜幕垂下、华灯初上时，在绚烂灯光的照射下，这里的夜空美轮美奂，恍若仙境。在这里，人们可以登临山顶，放飞自己的心灵，触摸童话梦想。

进入月亮坪深处，沿荔枝古道前行，人们又坠入另一个爱情故事——“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一骑红尘妃子笑的大唐故事，仿佛在“巴山背二哥”悠长的山歌中醒来，马蹄蹄蹄，驼铃声声。

至半山处，莽莽丛林树端一条银白色的“树冠走廊”现于眼前，它像一条巨龙，蜿蜒盘旋在树梢。漫步走廊，清新空气扑面而来，沁人心脾。眺望远山，四周美景尽收眼底。步入全长5200米的生态步道，看见三三两两的情侣，沿着红蓝相间的游步道相拥，在密林中呢喃情话，沉醉在自己的爱情故事中。

再往前走，偶遇一片“青林”。20世纪60年代，80余名重庆知青栽种的小树苗，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柳杉树干笔直粗壮，参人云天，飒飒杉枝随风摇曳，发出萧萧风声。



月亮坪乡村全面振兴示范区树冠走廊航拍图。

张平、王小刚摄

漫步林间，花香清香扑面而来。缕缕清风拂过耳旁，掠过眉梢，让人心旌荡漾，眼前仿佛浮现出国林场当年建设的火热情景。伫立山头，极目层峦叠嶂，远处五座山峰，犹如五匹奔腾的骏马，正躬身抖擻，俯下头颅饮水，这大概就是五马归槽国有林场得名的由来。

俯瞰四方，月亮坪是一大片林海，由落叶阔叶林和常绿阔叶林相融组成。这里植被面积大、树种多，强烈的日光被树木遮挡，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天然的庇护所。这里野生动植物种类繁多，其中有不少国家级保护植物和动物，堪称“珍稀植物王国”和“奇禽异兽乐园”。

人们纷至沓来，月亮坪好不热闹。曲径通幽，人们穿行在藤萝缠绕的林海深处，脚下小溪汨汨流出，溅出朵朵雪花，掠过长满墨绿色青苔的石头，欢快地向远方奔跑而去……在终年翡翠色的小潭里，黑褐色的大鲵、阳鱼等国家保护动物随处可见。在炎热的夏日，它们摆动着尾巴，嬉戏在石壁、清流中，享受着月亮坪这方天地带给它们的清凉与快活……“看，那是大鲵！”伴随着孩子们的惊呼，害羞的大鲵像下凡间的仙女，轻摆着它那迷人的衣袖，瞬间隐匿于岩石之中。

月亮坪也是一个充满神话传说和饱经历史沧桑的地方。这里有见证历史变迁的何家祠堂，有石槽寨、公子寨、母子寨、天平寨等古寨遗址，还有月亮寺、打儿石、呼娘扁、天鹅抱蛋、红姑塘等美丽传说……

“清早起来五方揭，五方雾得酸麻黑，黄云老祖豪光射，吹开乌云见日月……”行走月亮坪，你还会听到原汁原味的“薅草锣鼓”。宣汉是土家族聚居区，“薅草锣鼓”被称为土家族人的“劳动进行曲”，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在月亮坪山脚不远处的罗家坝遗址，是我国目前已知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巴文化中心遗址之一，也是探索巴文化起源的重要地点。在罗家坝遗址博物馆，透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尘封数千年的巴国文明被揭开神秘面纱，重现于世人眼前。如今，流淌着巴人血脉的土家族儿女，在月亮坪这块大地上繁衍生息，书写民族融合团结的时代篇章。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深夜，伫立月亮坪山顶，只见“巴山月”异常明亮，不管你在天涯海角，还是大江南北，一抹月色辉映下，四海皆故乡。

## 悠悠漳溪河

胡海林

漳溪河是流经闽西北与粤东北两省交界的汀江支流，河流不足百里长，因流经于广东省大埔县车轮坪村的近代著名华侨实业家、爱国侨领张弼士老家房屋而中外知名。

站在河坡码头上，看着这条在崇山峻岭间湍急弯曲的小河，我有些恍惚。清凉的山风，澄碧的河水，轻轻地飘拂着的柳树枝，还有不绝于耳的蝉鸣声，令我有种时光倒回的错觉。

据说当年的车轮坪村是大埔县有名的穷村。为改变贫困生活，18岁的张弼士不顾老父母与新婚妻子的反对，毅然将自己卖身“猪仔”，踏上漂洋过海下南洋的茫茫之路。漳溪河见证了160多年前这场离别。客家人闯世界的天性让张弼士心中有着无比坚定的信念。小船顺流西去，经过十几里外的茶

阳古邑，再汇入汀江，挂帆向南。张弼士凭着自己的聪慧与自信、勤奋与耐劳，加上不期而遇的机会与遍布东南亚各国的客家人、华侨的互助精神，短短10多年间便奇迹般地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成为巨富，投资开办裕和、亚齐、笠旺、万裕兴等公司。富裕后，张弼士又回乡组织乡亲，源源不断地登上漳溪河上的小船，汇入汀江，到潮汕后，再乘火轮到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人数多达一万。

我徘徊在舒缓的黄土河坡上，看着碧水下河床清晰的大小卵石，想象着那时漳溪河繁忙的景象。“天下河流大都向东，而我们的漳溪河顺着大山弯曲了9个弯，在千年商贸古镇茶阳汇入汀江后向南而去。汀江是我们客家人的母亲河，它向南，客家人就向南闯世界。”一直陪着我的当地导游小李说。

路途再难再险，客家人都会向外打拼。同时，他们对这连绵的崇山峻岭又有生死不离的独特情感。“逢山必有客，逢客必有山”，客家先民因战乱从中原南迁，披荆斩棘，扎根于赣、闽、粤三省交界的大山里。他们生于山，长于山，最后归葬于山。

张弼士用自己的生命历程诠释着客家人的人生。“生为中华民族，当效命中华民族”是张弼士的座右铭。成为商业巨贾后，他常常慷慨捐资赈灾，很快成为南洋华侨侨领。他亦官亦商，奔走呼号民族工业发展，身先示范兴办了烟台张裕葡萄酒、广厦铁路等众多企业。他在雅加达病逝，其遗愿是归葬故土。

当年从漳溪河上乘一叶轻舟南去，身后蔽日招展的祭幡官船重载北归，被客家人公选为“梅州客家八贤”，被外国人称为“东方的洛克菲勒”的张弼

士，以身后无比庄重的哀荣，再次漂洋过海地入汀江漳溪河，回归生养他的车轮坪村。

张弼士的身体力行成为这里客家人杰身后事的循例。仅车轮坪村就修建有资政殿、寿南公祠、大夫第、奉政第、学龄筱筑、笃庆楼、德新楼、敦厚楼等，一座围龙大屋就是一个客家人杰事业成功的标配，一份百年思归故土情怀的写照。

从漳溪河边回到张弼士的故居内，漫步穿行于厅堂横屋之间，看那彩绘并齐、木门镂花和穿窗鏤金的麒麟凤凰、飞鸟走兽的斗拱；看那天井花木、屋角绿树、古墙蔓藤、箕笏挂壁。恍在游京都闾苑，惚在览苏轼园林，而我的思绪却依然停留在潺潺流淌的漳溪河水上，汲取着千百年来客家人不断拼搏进取的精神和力量。